



名家百味文库
华文出版社

梁启超 著

说

悔

凡办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阻力者乃由天然，非由人事也。故我辈惟当察阻力之来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来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则挟之而下，遇有山陵则绕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为究竟。

北京)

名家百味文库

说

悔

梁启超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悔/梁启超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8.3

(名家百味文库)

ISBN 7-5075-0702-5

I. 说… II. 梁… III. 梁启超-文集 IV. 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004 号

说 悔

著 者: 梁启超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惠军

封面设计: 李书英

版式设计: 赵培合

经 销: 新华书店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 63096781 63097990

邮 编: 100800

印 刷: 科普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字 数: 187 千字

印 张: 8.375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75-0702-5/I·193

定 价: 15.00 元

华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编者说明

这套《名家百味文库》，主要选编中国现代和当代部分有较大影响作者的作品。考虑到当前一些读者的需要，所辑录的文章侧重于杂文、随笔之类。首次推出的第一辑（共11册），其中大部分是现代名家的代表性作品，兼顾了不同流派和风格，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

由于这套丛书的一些作者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又受到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局限，某些文章在思想观念、学术观念、文艺观念等方面，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和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有的仅是一家之言，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应注意到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的因素。

还应该说明的是，一些现代名家的作品，在行文用词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以及翻译作品的地名、人名等方

面，与现在的要求也不完全一致，为尊重原著，保持原作的面貌，我们在编辑时基本上未作改动。

由于时间仓促和选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教，以使第二辑的选编工作做得好一些。

目 录

《变法通议》自序	(1)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3)
傀儡说	(9)
动物谈	(12)
成败	(14)
英雄与时势	(17)
理想与气力	(19)
破坏主义	(20)
善变之豪杰	(22)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24)
祈战死	(26)
中国魂安在乎	(28)
答客难	(30)
忧国与爱国	(32)
蕙观	(34)

名家百味文库

说
悔

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	(36)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37)
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 ..	(49)
无欲与多欲	(53)
说悔	(56)
世界外之世界	(59)
时势与人物	(63)
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	(66)
文明与英雄之比例	(68)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71)
少年中国说	(85)
呵旁观者文	(92)
过渡时代论	(100)
释新民之义	(108)
论公德	(111)
论进取冒险	(118)
文学的反射	(128)
思想之矛盾与悲观	(131)
新文明再造之前途	(133)
史学之界说	(138)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145)
《饮冰室文集》自序	(153)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155)
说希望	(161)
希望与失望	(167)

名家百味文库

说

悔

国民之自杀·····	(168)
重印郑所南《心史》序·····	(170)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 不有”主义·····	(173)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185)
学问之趣味·····	(192)
美术与生活·····	(197)
敬业与乐业·····	(202)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207)
什么是文化·····	(218)
为学与做人·····	(227)
治国学杂话·····	(234)
稷山论书诗序·····	(240)
人生观与科学·····	(242)
知命与努力·····	(252)

《变法通议》自序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鼉，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迭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借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井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弓骑，弓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诘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万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

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吾揆之于古，一姓受命，创法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于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侗焉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莽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于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矇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务防弊。务治事者，虽不免小弊，而利之所存，恒足以相掩；务防弊者，一弊未弭，百弊已起，如葺漏屋，愈葺愈漏，如补破衲，愈补愈破。务治事者，用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务防弊者，用不得其人，而弊滋多，即用得其人，而事亦不治。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姓，游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驯焉扰焉，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历代民贼，自谓得计，变本而加厉之。及其究也，有不受节制，出于所防之外者二事：曰彝狄，曰流寇。二者一起，如汤沃雪，遂以灭亡。于是昔之所以防人者，则适足为自敝之具而已。

梁启超曰：吾尝读史鉴古今成败兴废之迹，未尝不惻惻而悲也。古者长官有佐无贰，所以尽其权，专其责，易于考绩。（《王制》、《公羊传》、《春秋繁露》所述官制，莫

不皆然；独《周礼》言“建其正，立其贰”故既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复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寇、小司空。凡正皆卿一人，凡贰皆中大夫二人，此今制一尚书、两侍郎之所自出。《周礼》伪书，误尽万世者也。）汉世九卿，尚治斯制。（汉、晋间，太常等尚无少卿，后魏太和十五年始有之。）后世惧一部之事，一人独专其权也，于是既有尚书，复有待郎，重以管部，计一部而长官七人，人人无权，人人无责。防之诚密矣，然不相掣肘，即相推诿，无一事能举也。古者大国百里，小国五十，各亲其民，而上统于天子，诸侯所治之地，犹今之县令而已。汉世犹以郡领县，而郡守则直达天子。后世惧亲民之官权力过重也，于是为监司以防之；又虑监司之专权也，为巡抚、巡按等以防之；又虑抚、按之专权也，为节制、总督以防之。防之诚密矣，然而守令竭其心力以奉长官，犹惧不得当，无暇及民事也；腴万姓脂膏，为长官苞苴，虽厉民而位则固也。古者任官，各举所知，内不避亲，外不避仇。汉、魏之间，尚存此意，故左雄在尚书，而天下号得人；毛玠、崔琰为东曹掾，而士皆砥砺名节。后世虑选人之请托，铨部之徇私也，于是崔亮、裴光庭定为年劳资格之法，孙丕扬定为掣签之法。防之诚密矣，然而奇才不能进，庸才不能退，则考绩废也；不人为地，不为地择人，则吏治隳也。古者乡官，悉用乡人，（《周礼》、《管子》、《国语》具详之。）汉世掾尉，皆土著为之，（《京房传》：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可知汉时掾属无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

请，乃是破格。）盖使耳目相近，督察易力。后世虑其舞弊也，于是隋文革选，尽用他郡，然犹南人选南，北人选北。（宋政和六年，诏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三十驿。三十驿者，九百里也。）明之君相，以为未足，于是创南北互选之法。防之诚密矣，然赴任之人，动数千里，必须举债，方可到官，非贪污无以自存也。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而官为缀旒也。古者公卿，自置室老，汉世三府，开阁辟士，九卿、三辅、郡国、或自署吏，（顾氏《日知录》云：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代之，尚为烦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烦而职不举。）所以臂指相使，情义相通。后世虑其植党市恩也，于是一命以上，皆由吏部。防之诚密矣，然长佐不习，耳目不真，或长官有善政，而未由奉行，或小吏有异才，而不能自见也。古者用人皆久于其任，封建世卿无论矣，自余庶官，或一职而终身任之，且长子孙焉。爰及汉世，犹存此意，故守令称职者，玺书褒勉，或累秩至九卿，终不迁其位，盖使习其地，因以竟其功。后世恐其久而弊生也，于是定为几年一任之法，又数数迁调，宜南者使之居北，知礼者使之掌刑。防之诚密矣，然或欲举一事，未竟而去官，则其事废也；每易一任，必经营有年，乃更举一事，事未竟而去如初，故人人不能任事。而其盘踞不去，世其业者，乃在胥使，则吏有权而官无权也。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汉世亦有议郎、议大夫、博士、议曹，不属事，不直事，以下士而议国政，（余别有《古议院考》。）

所以通下情，固邦本。后世恐民之讪己也，蔑其制，废其官。防之诚密矣，然上下隔绝，民气散涣，外患一至，莫能为救也。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其权重大，其体尊严。（三公者，一相、二伯。）汉制丞相用人行政，无所不统，盖君则世及，而相则传贤，以相行政，所以救家天下之穷也。后世恐其专权敌君也。渐收其权归之尚书，渐收而归之中书，而归之侍中，而归之内阁；渐易其名为尚书令，为侍中，为左右仆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为平章政事同三品，为大学士；渐增其员为二人，为四人，乃至十人；渐建其贰为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协办大学士。其位日卑，其权日分，于是宰相遂为天子私人。防之诚密矣，然政无所出，具官盈廷，徒供画诺，推诿延阁，百事丛脞也。古者科举皆出学校，教之则为师，官之则为君。汉、晋以降，犹采虚望。后世虑士之沽名，官之徇私也，于是为帖括诗赋以锢之，浸假而锁院，而搜检，而糊名，而誊录，而回避。若夫试官，固天子近侍亲信之臣，亲试于廷，然后出之者也；而使命一下，严封其宅焉，所至严封其寓焉；行也严封其舟车焉，若槛重囚。防之诚密矣，然暗中摸索，探筹赌戏，驱人于不学，导人以无耻，而关节请托之弊，卒未尝绝也。古之学者，以文会友；师儒之官，以道得民。后世恐其聚众而持清议也，于是戒会党之名，严讲学之禁。防之诚密矣，然而儒不谈道，独学孤陋，人才凋落，士气不昌，徒使无忌惮之小人，借此名以陷君子，为一网打尽之计也。古者疑狱，泛与众共，愚法象魏，民悉读之，盖使知而不犯，冤而得伸。后世恐其民

之狡赖也，端坐堂皇以耸之，陈列榜杨以胁之。防之诚密矣，然刁豪者益借此以吓小民，愿弱者每因此而戕身命，猾吏附会例案，上下其手，冤气充塞，而莫能救正也。古者天子时巡，与国人交，君于其臣，贱亦答拜。汉世丞相谒天子，御座为起，左舆为下，郡县小吏，常得召见。后世恐天泽之分不严也，九重深闭，非执政末由得见。防之诚密矣，然生长深宫，不闻外事，见贤士大夫之时少，亲宦官宫妾之时多，则主德必昏也。上下睚孤，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也。凡百庶政，罔不类是，虽更数仆，悉数为难。

悠悠二千岁，莽莽十数姓，谋谟之臣比肩，掌故之书充栋，要其立法之根，不出此防弊之一心。谬种流传，遂成通理。以缜密安静为美德，以好事喜功为恶词；容容者有功，峣峣者必缺；在官者以持禄保位为第一义，缀学者以束身自好为第一流。大本既拨，末亦随之。故语以开铁路，必曰恐妨舟车之利也；语以兴机器，必曰恐夺小民之业也；语以振商务，必曰恐坏淳朴之风也；语以设学会，必曰恐导标榜之习也；语以改科举，必曰恐开躁进之门也；语以铸币楮，必曰恐蹈宋、元之辙也；语以采矿产，必曰恐为晚明之续也；语以变武科，必曰恐民习兵器以为乱也；语以轻刑律，必曰恐民藐法纪而滋事也。坐此一念，百度不张。譬之忡病，自惊自怛，以废寝食；譬之痼病，不痛不痒，僵卧床蓐，以待死期，岂不异哉！岂不伤哉！

防弊之心乌乎起？曰：起于自私。请言公私之义。西

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防弊者欲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故曰私。虽然，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先王知其不能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君子有洁矩之道，言公之为美也。”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自有其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无权恶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然众权之繁之大，非一人之智与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则其权将糜散堕落，而终不能以自有；虽然，向者众人所失之权，其不能复得如故也，于是乎不知权之所在。故防弊者，始于争权，终于让权。何谓让权？天下有事，上之天子，天子曰议以闻，是让权于部院，部院议可，移文疆吏，是让权于督抚；督抚以颁于所属，是让权于州县；州县以下于有司，是让权于吏胥。一部之事，尚、侍互让；一省之事，督、抚互让；一国之事，君、民互让。争固不可也，让亦不可也。争者损人之权，让者损己之权。争者半而让者半，是谓缺权；举国皆让，是谓无权。夫自私之极，乃至无权。然则防弊何为乎？吾请以一言蔽之曰：因噎而废食者必死，防弊而废事者必亡。

傀 儡 说

优孟之扬，有所谓傀儡者焉。其奏伎也，设帷以蔽场，帷之上有似人形者，官体毕肖，衣服毕备。有人居帷下，傴僂焉持而舞之，啁嘶焉为之歌，此剧场中最劣下而最暧昧者也。人而傀儡，时曰不人；国而傀儡，时曰不国。哀时客曰：呜呼！夫何使我国至于此极也！八月六日以后，圣主幽废，国既无君，然录京钞则仍曰恭奉上的谕，上奏折则仍曰皇上圣鉴。我皇上口之所言，不能如其心，身之所行，不能以自主，然而引见召见，朝仪依然，如丝如纶，王言仍旧，是西后以皇上为傀儡也。西后不过一妇人，所耽者娱乐耳，非必篡位幽主然后快于心也。荣禄蓄异志，既非常，惮于动天下之兵，乃借后势以箝人口。其实所颁伪诏，未必皆西后之言，所行暴政，未必尽西后之意。荣禄自积操、莽之威，而西后代任牛马之劳，是荣禄以西后为傀儡也。俄人以甘言啖旧党，嗾之使糜烂其